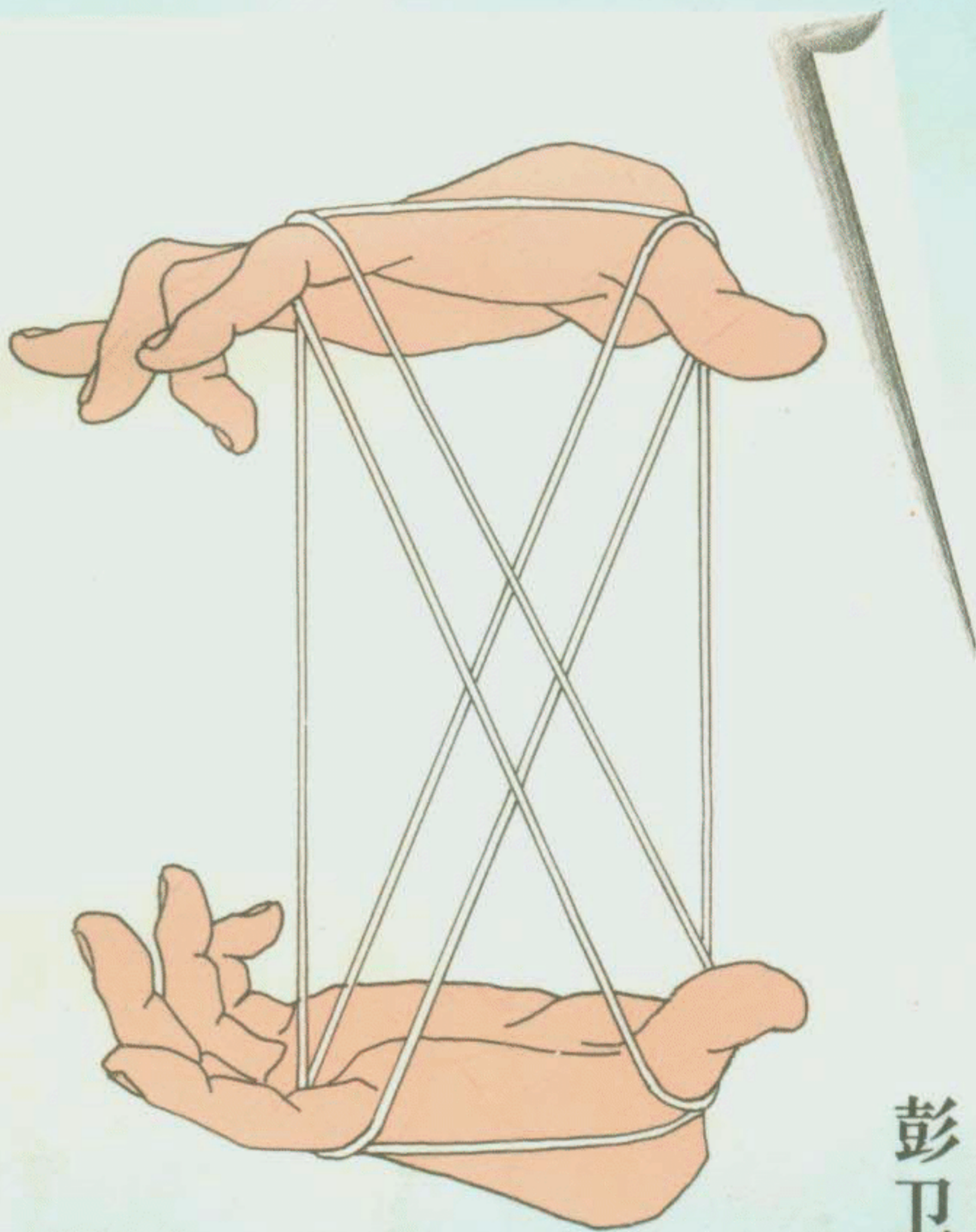


历史的心镜

——心态史学

心态史系列

探求中外历史人物心理与性格奥秘



彭卫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心态史系列

历史的心镜

——心态史学

彭卫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一、心态史学概说	(1)
二、心态史学与唯物史观	(9)
三、洒向历史.....	(27)
四、曲径通幽.....	(45)
第二章 凭高眺远	
——历史的回顾	(49)
一、西方的轨迹.....	(49)
二、俯瞰中国.....	(78)
第三章 以特质迎接世界	
——个性结构.....	(107)
一、历史人物的人格特质与活动维度	(107)
二、政治人格：一个个案剖析.....	(120)
三、角色认知：评价的获得与实践.....	(126)
四、英雄崇拜：人格的认同.....	(135)
第四章 独自莫凭栏	
——历史上个体心态的集合.....	(147)

一、喜欢:吸引与理解的基础·····	(147)
二、聚合层次论·····	(158)
三、社会心理的整合:舆论与宣传·····	(168)
四、历史中的社会性促进因素·····	(181)
第五章 成败的转折	
——动机冲突与挫折情境·····	(186)
一、自我矛盾:动机冲突的意义·····	(186)
二、困难重重:挫折情境的类型·····	(189)
第六章 历史旅途的特殊回声	
——老年、女性与能力构造·····	(215)
一、走向终点的步履·····	(215)
二、人类的另一半·····	(235)
三、多元组合:能力的形成·····	(251)
第七章 在异彩笼罩下	
——历史上个体与群体的精神活动失调·····	(261)
一、返回历史·····	(261)
二、一条模糊的界河·····	(270)
三、往昔之痕·····	(274)
第八章 一点明月窥人	
——历史心理分析法·····	(295)
一、个案分析法·····	(295)
二、问卷分析法·····	(313)
三、作品分析法·····	(318)
四、语义分析法·····	(329)

五、投射分析法	(337)
六、释梦分析法	(343)
七、笔迹鉴定法	(363)
八、语音分析法	(369)
九、外相分析法	(372)
十、能力测量法	(390)
十一、社会测量法	(393)
十二、原因汇总法	(396)

附录(表)

一、刘劭人物才性关系表	(399)
二、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民族性格	(401)
三、不同职业家庭子女在不同年龄时的智商	(404)
四、历史上精神异常行为分类对应表	(405)
五、精神异常与文化程度关系	(428)
六、秦始皇陵陶俑面部表情	(428)
七、历史人物心理与性格调查表	(441)

正文中表与图

表 1.1 唯物史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19)
表 2.1 近现代西方哲学家性格心理调查表	(66)
图 3.1 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类型说	(109)
表 3.1 气质分类	(109)
表 3.2 意志品质分类	(116)
图 3.2 政治人格的过程	(121)
表 4.1 古代中国与西方男性魅力评价简表	

.....	(150)
图 4.1 交往状况	(158)
图 4.2 历史过程中的舆论与传播	(174)
图 4.3 谣言:流布的途径	(179)
图 8.1 艾森克人格维度	(297)
图 8.2 司马懿人格结构	(302)
图 8.3 中国古代求偶心态结构图	(318)
表 8.1 1903 年梁启超文章中形容词—动词商数	(333)
表 8.2 1911 年梁启超通信中 D·R·Q 商数	(335)
图 8.4 笔形与性格	(366)
表 8.3 成人智力量表	(391)
图 8.5 20 世纪 60 年代若干政治家的交往程度	(394)
表 8.4 1935 年鲁迅的通信状况	(395)
图 8.6 战后日本独身男子精神 空虚状况	(398)
后 记	(448)

第一章 导 论

一、心态史学概说

心态史学是历史学知识体系与心理学知识体系相融合的产物。从理论和方法来源上看,它的一极是历史学,另一极是心理学;从研究的目的性看,它的起点和归宿是人类的历史过程。心态史学因此具有了双重含意。第一,方法论的含意,即心态史学是运用心理分析手段考察历史上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研究方法;第二,理论思维的含意,即心态史学是理解和解释人类历史活动的一种认识方式,它重视历史上各种类型人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重视历史上各种社会集团、各种阶层的精神风貌,重视平静年代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激荡岁月中人们的精神变化,重视上述这些因素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

广泛而深刻的影响。^①

关于心态史学本身,有几个问题需扼要说明。

1. 心态史学的起源。

一种观点把心态史学的起源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提出联系起来,认为心态史学是 20 世纪前期的产物。^② 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历史研究中对心理学方面的重视,这本身不是什么新东西。修昔底德早就认为,历史解释的最终关键在于人的本性”。^③ 这两种说法各有其依据,但如果对历史心理分析进行历史考察,可发现心态史学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把这个过程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古典阶段:心态分析的萌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随着历史学的诞生,便出现了对于历史人物和群体的心理研究(详见本书第 2 章),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研究者大都只限于零散地而非系统地记述人们的动机、欲

① “心态史学”一词是从英文 Psychohistory 转译来的,国内有的学者也把它译作“历史心理学”、“心理历史学”或“心理史学”,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把它译作“心理历史”或“心理史学”。这几种译法的指称是同等的。在以往的研究中,我曾在相同的意义中运用这些译法。在本书中,我基本采用“心态史学”的译法,理由是这种译法似乎更明确地指示了 Psychohistory 的跨学科(即历史学和心理学)和研究目的性(即研究历史上人们心理状态)的特征。

② 参见〔美〕郎格(William L. Langer):《下一个任务》,载《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商务印书馆 1963 年中文版。〔美〕艾里克森(Erik H. Erikson):《新同一的范围》(Dimensions of a New Identity),1974 年纽约版,第 13 页。

③ 参见〔英〕巴勒克拉夫(G. Barraclough)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1 页。

望、气质等心理状况，与其说是分析型，不如说是描述型；某些试图通过人的心理变化分析历史的学者（如中国的班固、司马光，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也每每陷入意志天生的窠臼中。这种状况在西方延续到 18 世纪，在中国则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2）近代阶段：心态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增强。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实验科学，使历史学家有可能用一种崭新的、也是比较严谨的心理学知识分析历史。在这一时期，历史学家明确提出了进行心理分析的重要意义。德国学者 W·狄尔泰在《青年时代的黑格尔》一书中指出，人类历史可以用一系列心理剖析加以表述。这种提法是前所未有的。（3）现代阶段：心态史学的正式形成和不断发展，时间从 20 世纪初延续至今。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西方学术界不断出现进行历史心理分析的学者，其中，既有许多心理学家，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心态分析涉及历史人物、家庭史、社会集团史、政治史等领域，整个西方史学界都深受影响，并先后在 30—40 年代、特别是 80 年代两度波及到中国史学界。随着 Psychohistory 一词在 30 年代出现，研究者对心态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也进行了思考。

由此可见，心态史学从萌生到正式形成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与深化相一致，它既是历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标志。

2. 心态史学的可行性是怎样获得的？

一门学科是否可行的依据，取决于内部规范和外部规范。

内部规范是学科自身的逻辑结构。作为心理学和历史学

交叉的结果,心态史学的内部规范要从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方式和研究目的去寻找。历史学既有科学的一面,也有艺术的一面。作为艺术的一面,历史学具有描述性和生动性;作为科学的一面,历史学又具有实证性和分析性。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探求、理解和解释“人类”这个我们所居地球上最复杂和最根本的问题,包括人的本质、人的创造力、人的毁灭力、人类的和谐共处、人类的自我发展、人类的超越、人类精神的归宿,……总之是人类的意义(自然,历史学也研究各种制度、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不过归根结底,它们仍然与人的问题密不可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并发展了黑格尔“历史是人的作品”的观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史学的各个流派都把**人**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心。心理学也是一门具有实证性和描述性双重结构的学科。作为实证性的重要表现是它重视证据和实验分析,包括实验室中的测验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此外,读者可以从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马斯洛、波拉尼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在整合和表达研究结果时,心理学又表现出描述性和某种程度的艺术风格。心理学研究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是要洞悉人类的行为之谜,是把人作为分析的中心环节,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布根塔尔(Bugental)论述人本主义心理学时指出的:“最终目标是准备全面地描述:作为一个人活着是什么意思……这一种全面的描述将必然包括人类先天才能的一系列内容;他的潜在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他的形成、演变和衰老;他与各种环境条件的相互影响……他**可能有的**经验范围和种类;以及他在世界上的有**意义**

的地位。”^① 在不同学科知识的移植中,移植知识双方的相似属性越多、对应程度越高,移植也越有效。历史学与心理学相似的学科特性和所共同重视的研究课题,为这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前提。

外部规范是实践的效果。历史心理研究的发展过程表明,一方面,心态史学在实践中不断显露出一些不足;另一方面,它又在克服弱点中成熟起来。在历史研究中,它产生的启发性、创新性意义和对研究工作的深化,都是显而易见的(详见本书第2章)。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对此作出了冷静而妥切的评价:“只要对心理学加以谨慎的应用,便没有任何理由不应当借助心理学来扩大历史理解的范围。”^②

历史学—心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正是通过这种认识基础,并通过下述可检验原则,展示出其成功的可行性:

- (1)历史学中拥有的知识内容 C;
- (2)心理学的研究规范 M;
- (3)移植 M 能提供消化 C 和理论 T;
- (4)根据理论 T,可以解释更多的历史知识内容 C₁、C₂……
- (5)移植 M 的有效性得到确认和完善。

① 转自〔美〕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05 页。

② 〔英〕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3 页。

这并不是说,历史学与心理学在契合的同时没有非契合的一面,二者之间最主要的差异是,心理学所依靠的证据是从“现在”获得的,心理学家可以根据对个人与群体的反复询问和调查,使其结论趋于准确;历史学所依靠的证据则来自“过去”,尽管新史料的发现可以丰富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但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证据是凝固化的。这个重要的差异意味着心态史学不应是心理学和历史学的简单化和机械性地契合,而是历史学容纳了心理学中对自身有益的内容,是二者之间有机和辩证的结合。这个重要的差异郑重地提示人们,心态史学有别于心理学的根本点在于它所具有的强烈的历史感。^①

3. 心态史学应当吸收和借鉴哪些心理学知识?

从学派划分角度看,现代心理学有7个主要流派:1. 构造学派,认为人的心理状态包含着许多意识经验,把“内省法”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把“实验法”作为辅助手段。2. 机能学派,强调人的活动的“内驱力”和“机制”,认为机制是内驱力得以满足的外在行为方式,内驱力是激发机制的内在条件。3. 行为学派,认为个人的行为是其过去条件作用及其所处环境双重影响的产物。4. 格式塔学派,认为个体的心理活动存在于生存空间,人的行为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5. 精神分析学派,强调潜意识的重要性,认为无法观察的内驱力和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方式。6. 人本主义学派,重

^① 关于从历史哲学层面证明心态史学的可行性,参看拙文《历史心理学如何成为可能——从史学本质的思考》,载《社会科学》(沪)1989年第8期。

视人的意识所具有的主动性和自由选择性,认为应从整体上理解人的动机和人格。7. 存在主义学派,主张通过主观体验来理解人的心理。

从学科划分角度看,现代心理学的分支已相当细密,主要有:1. 普通心理学,研究人一般的心理现象和规律,包括感觉心理学、知觉心理学、记忆心理学、思维心理学、情感心理学等。2. 年龄心理学,研究人的心理活动的年龄变化趋势,包括儿童心理学、青年心理学、成年心理学、老年心理学。3. 社会心理学,研究一定社会中的个人与集体情绪、情感、意志和认识过程,如需要和动机、社会态度、社会控制、社会促进等。4. 民族心理学,研究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5. 能力心理学,研究人在获得和发挥能力时的各种心理活动,重点探讨能力结构、能力的因果制约性、先天和后天活动及性格因素对能力形成的影响。6. 教育心理学,研究人在教育、学习过程中的各种心理活动。7. 变态心理学,研究人的各种异常心理现象及其影响。8. 比较心理学,研究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心理活动的异同。9. 缺陷心理学,研究有心理或生理缺陷的人的心理活动,如弱智儿童、聋哑人和盲人等。

现代心理学理论的大部分内容都不同程度地裨益于心态史学,都有道理成为我们的理论选择客体,抑此扬彼,拘泥一径,只能钝化创造力。从研究对象考虑,我把上述内容初步分为三个系列。

第一个系列,用于研究历史人物的理论系列,主要包括:

(1)确定个体精神面貌的个性、气质与意志品质理论。(2)与个

体自我意识有关的认同理论。(3)研究精神异常者的变态心理学理论。

第二个系列,用于研究社会集团和群体的理论系列,主要包括:(1)研究社会控制过程以及集体行为的发生和后果的传播方式理论。(2)研究社会促进、社会助长、时尚迷狂等的社会促进理论。(3)研究团体功能、团体的社会标准化倾向、团体中人际关系的层次、团体压力的产生、团体领域的产生等的团体构成理论。

第三个系列,既可以研究社会集团、也可以研究个人,并注重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系列,主要包括:(1)研究个体和群体需要的需求理论。(2)研究交往形式(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人际关系以及角色扮演等的社会交往理论。(3)研究个体和群体对外界刺激反应的动机冲突与心理防御机制理论。

在本书以下各章中,作者将对这些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作具体说明。

由于心态史学的广阔视野和广泛应用性,因此,它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历史研究工程,需要研究者从理论问题和具体问题两个方面进行认真探讨。

峰峦是以渊谷作为补充的(从另一角度看,也不妨视为代价)。心态史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在于,我们不能把历史心理分析方法作为孤立封闭的体系,把它与其他理论和研究方法割裂开来。在历史进程中,人的心理因素和非心理因素往往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不能陷溺于心态史学中

而无法进退自如。如同其他一切思想体系与研究手段，心态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也是适用性和局限性的双重组合，即使是在心态史学曾予以极大关注的历史人物研究中，心理分析也不能说明所有问题。“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始皇统一全国，既有其个人的因素，如他的判断能力和决断能力，也有时代赐给他发挥这些能力的众多条件。这就是说，心态史学在有效的同时，便蕴涵了无效；在规定的同时，也包括了否定的内容。在这里，老子的一句话或许是明智而深刻的：

“无执，故无失。”

二、心态史学与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同附属于心理分析的人类学是否可以相容，如可以，在具备什么条件下相容？这个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等待我们去回答。我们在这里所进入的是一个还很少有人研究的领域，其原因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在观念形态上相互关系的历史情况，而且在于这两门科学的不同发展水平。”法国学者布律诺(P·Bruno)在回顾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学术关系后，半是感慨半是困惑地写下了这段话。^①

现在，同样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等待我们去回答。

^①〔法〕C·克莱芒：《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8页。

在不少人的眼中,唯物史观和心理分析格格不入。^①从表面上看,这种偏激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人所共知,心理分析的绝大部分概念如双重人格(double personality)、代偿作用(compensation)、内驱力(drive)、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妄想(delusion)、心理相容(psychological correspondence)、顺化(accommodation)等在唯物史观中不曾出现;社会环境、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在心理分析中也受到明显的冷遇。

但是,这种说法又远非是充足理由。难道有着两种不同内容的思维体系就一定不能进行交流、对话乃至相容么?事实上,内容不同的思想流派,从对方身上获得的启发,吸取到的有意义的东西往往会更多更广泛一些,无论这个启迪是来自正面,还是来自反面。其中的道理既简单又复杂:别人看到了你没有看到或忽视的东西。何况,否认历史唯物主义与心理分析的联系,片面强调二者的对立,是缺乏深入分析和必要论证的,因而也是肤浅的。

无疑,精神分析学说、人本主义理论、机能主义理论,对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是一种时间后滞的知识内容,所以具有当时的唯物史观所无法拥有的分析手段和分析方式如个案法、投射法等。然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唯物史观始终关注着人的历史进程,以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

^① 如《心理分析——一种反动的观念体系》,转自〔法〕C·克莱芒等,前揭书,第152页。

为关于“人”的学问,关于“人”的科学。认真理解和研究唯物史观与历史心理分析的关系,对于推动历史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它之所以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重大吸引力,乃是由于其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是由于其思想发展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平行着。^①黑格尔十分重视人的性格、才能、热情的历史影响,他在著名的《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指出:“人们活动的出发点是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性格和才能。也就是说,在人们的这种活动中只有人们的这些需要、热情和利益,才是〔历史的〕动力,而且是作为头等有效的东西,出现〔在历史中〕的。”“要是没有热情,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件都不会成功。”因此,历史是人的作品。马克思、恩格斯接受并发展了这一观念,他们否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发展的基础是历史本身而不是人),强调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唯一主体是创造历史的人,而不是历史本身。他们也不同意黑格尔忽视人同自然的关系,而强调历史永远是人 against 自然和社会的理论占有和实践占有。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唯物地发展了历史是人的作品这个由黑格尔提出的课题,并在发展中展开了其一系列益人心智的重要论述。博学多才的恩格斯还关注着当时的心理学研究状况。1871年他在给俄国社会学家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的信中,提及的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1页。